



洲际梦幻岛
黄平华

写给我们的诗

◎朱晨铭

月光洒在巡逻路,警徽熠熠映星河
身影矗立于寂静,守护人间烟火色
街角巷尾寻常处,藏蓝身影永不辍
他是坚毅守夜人,人民警察,心怀热

熙攘街头车水马,目光如炬辨秋毫
铁骨柔情藏蓝装,风雨无阻护航标
孩童眼中英雄梦,老者口中平安谣
他是一首未完诗,人民警察,歌未了

指尖轻拂案卷厚,智慧破译罪恶咒

昼夜交替追光影,公正严明斩魍魉
危难时刻显身手,生死线上挽狂澜
他是无畏逆行人,人民警察,志气昂

倾听民瘼如琴弦,春风化雨润心田
扶弱锄奸扬正气,和谐社区共缔建
万家灯火阑珊处,一抹藏蓝默默守
他是静谧守护神,人民警察,情深长

月落日升轮回转,警徽闪耀照乾坤
誓言铿锵铭肺腑,忠诚担当铸警魂

岁月更迭初心在,铁血丹心为人民
他是城市脉搏声,人民警察,歌永续

他是那星辰璀璨
照亮黑夜的旅途,温暖冬夜的孤寒
他是那大地磐石
承载希望的重量,抵御风雨的席卷

旋律悠扬在风中,诗意流淌在心底
人民警察的身影,深深烙印在四季
他们是平凡的伟大,他们是无声的诗行
在时光的长卷里,书写着永恒的忠诚与爱

紫琅诗会

遥看一径苜蓿春

◎孙剑

三月,苜蓿铺出翡翠的绿来,在田野里打滚起伏,春雨一润泽,雨珠子滚落在上面,透出珠圆玉润。

据说苜蓿最初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那时我觉得苜蓿的笔画冷僻难写,后来明白了所谓苜蓿就是我们宅前屋后的草头的时候,就觉得它有了亲切,一下子记住了它的学名。其实它还有许多别名,比如牧蓿、木粟、怀风、光风、连枝草、光风草、南苜蓿、金花菜……

在春天,荠菜开了花,菠菜泛了黄,在乡下会有一段短暂的菜荒时期,而草头携绿色登场。其实小时候,我对草头还挺排斥的,那时春天没什么吃,草头成了家常便饭,而草头连茎带叶,咀嚼起来,有点生硬。那时内心还埋怨起那个张骞来,你从西域什么不好带,偏要带个草头回来,还顾名思义叫个苜蓿的名字?

在城市,多的是反季蔬菜。只有在乡下,食物的到来像钟摆一样,有条不紊,让人从中能感知二十四节气的分明和它的节奏。

春天里,我渐渐开始怀恋起草头来。乡下的草头很少挑剔生长环境,也不需要划片开垦,它落在河岸、田间、屋檐前后……不争春,不夺夏,却又有着坚韧的力

量。猫和狗在上面躺一会儿,捉迷藏,它也欢迎,一夜风吹,又是傲然迎风,碧绿一片。

屋西山头的小路上,有几道车痕通向远方,春天的淡云之下,映着菜花的黄,草头的深翠,各种野花绽放,夹杂着青涩和芬芳。草头疯长,远看像麦田一样茂盛,风正掠过草尖,层层如潮涌动。母亲单膝下跪,左手拿着塑料篮子,右手很有韵律地抓了起来。我也想抓,但动作明显没有母亲熟练,有时还把老根嫩叶一把抓了。母亲笑我,你是先生的手。

草头是一种野菜,口感偏粗糙,吃的时候,连茎带叶,口感大打折扣。我们现在煮汤,一般择去老根和茎,只留嫩叶,打蛋,再配几根竹笋,这样煮出来的草头入口即化,鲜嫩无比。

还有酒香草头,热锅加油,大火翻炒,炒至草头体积缩小,加入几滴白酒,加盐,略加一小勺糖调味,再翻炒几下,至草头出水,关火,一盆香喷喷的酒香草头即可出品。我有时被酒香迷住,一边问女人,酒放不多吧,开车不要紧吧?一边却又毫不犹豫地伸出筷子。

草头的吃法很多,有上汤草

头、草头蛋皮汤、草头饼等。草头米饭也是一绝,淘净的大米倒入草头菜汤中混合,加入香肠、适量的盐和水,转盛到电饭煲中。饭好以后,揭开锅盖,用饭勺打匀米饭,这时将先前编好的草头一起混入米饭搅拌,草头米饭大功告成。

我们还将嫩着的草头剪摘揪下,洗净焯好,放在芦苇上晒,成为草头干。吃起时用清水浸泡一会儿,滤干或加入油盐等佐料,和蚕豆瓣等食材一起烧制。草头干清香扑鼻,嚼起有劲,别有滋味,和梅菜扣肉有得一拼。

草头黄了的时候,母亲用镰刀割了喂羊,吃了草头的羊脚力特有力。现在才明白了当时张骞带回的其实是宝贝,可食用,也可药用。《食疗本草》载:“利五脏,洗去脾胃间邪气、诸恶热毒。”它在西域成片生长,疾风知劲草,那里的马匹吃过格外壮实。张骞带回后,苜蓿在汉朝大片种植,汉朝的马也有了那种彪悍和迅疾。

吃草头的时候,我会想起那条故乡的小路,觉得它就像霍贝玛的《米德尔哈尼斯的道路》的经典透视。那里一把碧绿的草头,是关于春天的丰腴滋味。

难忘那支钢笔

◎陈日铭

那支钢笔令我难忘。

1958年,我正在如东县福亮乡沿堤小学读五年级。那时,班上已经有一些同学用上了钢笔,我很羡慕,也很想拥有一支。一个星期天,我来到头总桥供销社,看到柜台里有钢笔卖,对营业员说:“叔叔,请你拿一支钢笔让我看看好吗?”营业员取出一支钢笔递给我。我端详这支钢笔,米黄色笔杆,笔杆上有透明斜纹,很好看。笔帽上有挂钩,拧开笔帽,看到闪着银光的笔尖。我在纸上写下了“头总桥供销社”几个字,觉得用这支钢笔写出来的字远比铅笔字好看。

“你买这支钢笔吗?”“我很想买,但没有钱。”营业员没有责怪我,而是用同情的目光送我离开了柜台。回家后,连做梦也想着这支钢笔。可我哪有钱买这支钢笔呢?父亲因公殉职,祖母、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挤在两间破草屋里,相依为命。

为了买这支钢笔,我想到了挣钱的办法。星期天,我带着耙儿,挑着两只筐到人家扒贝壳。那时缺少石灰,就用贝壳灰代替。一个星期天能扒到三四十斤贝壳,我把贝壳挑到五里路外的窑上去卖。这么远的路,担子又重,我的双肩轮换着挑。挑一程,歇一歇,好不容易挑到窑上,每次可得到八九分钱,将近半年时间,终于积攒下2元6角钱。

那天,我怀揣这些钱来到头总桥供销社,又找到那个营业员:“我今天是来买钢笔的。”营业员好像认出了我,从钢笔盒里取出几支钢笔来让我挑选,我理所当然地挑选了那支心爱的米黄色钢笔。

“叔叔,这支钢笔多少钱?”“2元8角。”“唉,我身上只有2元6角,还相差两角。”下面的话我没好意思说出来,眼睛盯着钢笔,无奈地准备离开。营业员看了看我,说:“还差2角呀?你既然这样喜欢,我为你垫上吧。”我大喜过望,郑重地接过营业员递来的钢笔,连声道谢。

这位营业员成了我心中最美的人。我默默记在心里,决心好好学习,有朝一日来回报。

有了这支钢笔,我心中对未来燃起了希望的火花,学习更加勤奋了,各科成绩优秀,被选为中队队长。之后,我握着这支钢笔升入高级学校,取得了海师毕业证书,成为一名教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带着礼品来感谢那位营业员,可他无论如何不收。他说:“我是一个供销人,为你做的那件事微不足道啊!”

正是这位营业员微不足道的精神激励着我不断努力。我从教师岗位被提任为校长,又从校长岗位提拔到镇教办主任岗位。几十年中,多次受到县委、县政府嘉奖、记功,还被评为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工作之余,我撰写教研文章,发表于全国七十余家教育报刊,出版个人专著一部,参编数学书十余部。

我打听到,那位营业员叫严德良,后来曾任苜蓿镇供销社主任,五年前因病去世。严老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的博爱之心永远都在。

